

银河帝国

“人类历史上最好看的系列小说
(Best All-Time Novel Series)”

——世界SF小说协会，1966年，俄亥俄州

13 繁星
若尘

银河帝国
行政区图



阿西莫夫 著
叶李华 译

图 例

- 星区
- 星省
- 星郡
- 独立行商世界
- 恒星系
- 象限界
- 航线
- 银河帝国行政区界
- 基地行政区界
- 行星/星球
(人口在10亿以上)
- 基地(端点星)



银河帝国首都
(川陀)



地球
基地(端点星)

比例尺: 1: 6250光年



图上1厘米等于实际距离6250光年



川陀



端点星



盖娅



康普隆



地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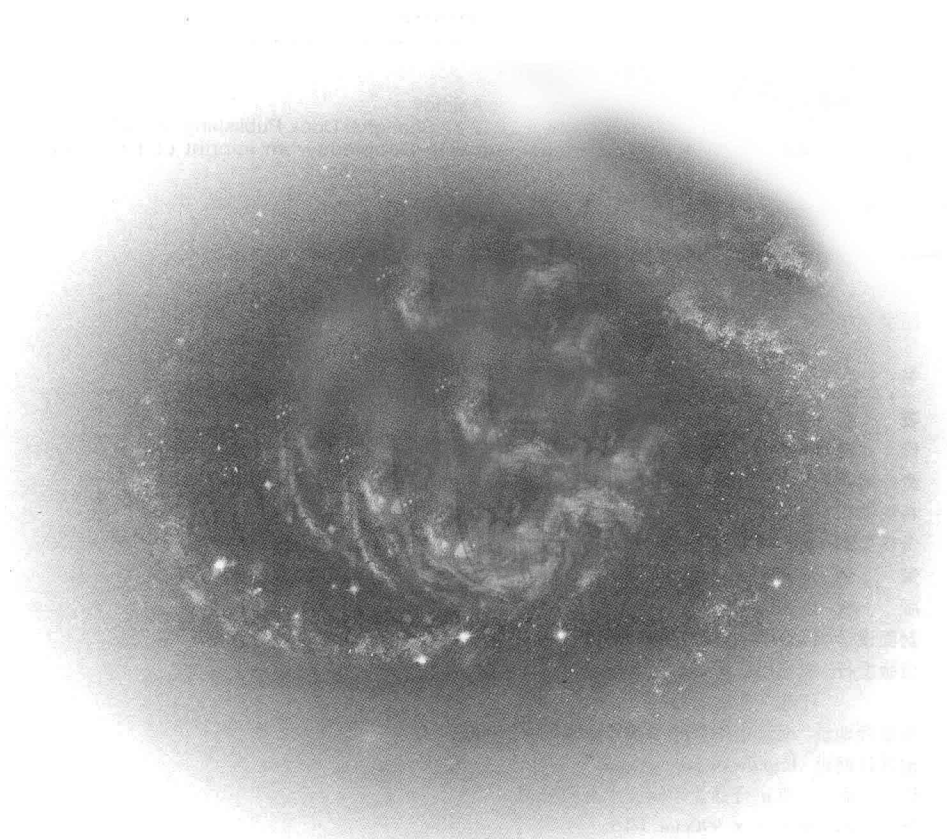
读客

银河帝国

“人类历史上最好看的系列小说
(Best All-Time Novel Series)”

——世界SF小说协会，1966年，俄亥俄州

13 繁星
若尘



阿西莫夫 著

叶李华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银河帝国 13 : 繁星若尘 / (美) 阿西莫夫

(Asimov, I.) 著; 叶李华译. --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

社, 2014. 1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399-6099-9

I. ①银… II. ①阿… ②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
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0320 号

THE STARS, LIKE DUST by Isaac Asimov

Copyright © 1951, 1983 by the Estate of Isaac Asimov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,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2013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图字: 10-2011-624 号

书 名 银河帝国 13 : 繁星若尘

著 者 (美) 艾萨克·阿西莫夫

译 者 叶李华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张晓莹 许姗姗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3

字 数 192 千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099-9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	呢喃的寝室 /1
第二章	天罗地网 /9
第三章	机会与腕表 /18
第四章	自由? /29
第五章	坐立不安 /37
第六章	王者之尊 /44
第七章	心灵乐师 /52
第八章	石榴裙 /61
第九章	太上皇的裤子 /70
第十章	或许! /82
第十一章	或许不! /93
第十二章	独裁者登场 /104
第十三章	独裁者在场 /114
第十四章	独裁者退场 /124
第十五章	太空中的洞口 /129
第十六章	追猎者! /136
第十七章	猎物! /145
第十八章	虎口余生! /154
第十九章	虎口! /162
第二十章	在哪里? /170
第二十一章	在这里? /180
第二十二章	在那里! /190
后记	/200

第一章 呢喃的寝室

寝室中传出轻声的呢喃，音量几乎在听力极限之下。那是一种不规律的声响，声音虽小但相当明确，而且相当有威胁性。

不过，并非这个声音吵醒拜伦·法瑞尔，将他从沉重、不宁的睡梦中拉回现实世界。此时，他正在不停地辗转反侧，想摆脱小桌上发出的一阵阵“嘟嘟”声，而他的努力却徒劳无功。

他一直没睁开眼睛，只是笨手笨脚按下了开关。

“喂——”他咕哝了一声。

收话器中立刻有声音传出，听来既刺耳又响亮，拜伦却懒得将音量调低。

那声音说：“请找拜伦·法瑞尔好吗？”

拜伦终于睁开眼睛，面对着周遭浓重的黑暗。他感到口干舌燥，并察觉室内有一丝徘徊不去的气味。

他答道：“我就是，请问哪位？”

那声音不理睬他的回答，径自说下去，听得出越来越紧张，而且音量不算小：“有人在吗？我想找拜伦·法瑞尔。”

拜伦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，看准影像电话的位置，猛力拍了一下影像控制键，小小的荧幕便亮起来。

他说：“我就在这里。”荧幕上出现一张刮得干净、左右有点不对

称的脸孔，他认出那是桑得·钟狄，“早上再打来吧，钟狄。”

他正准备关掉通话装置，钟狄又说：“喂，喂，有人在吗？这不是大学楼，五二六室？喂。”

拜伦突然发现讯号输出电路的小指示灯没亮。他暗自咒骂一句，赶紧按下开关，指示灯却没有任何变化。这时钟狄终于放弃，荧幕变得空无一物，只剩下一块正方形的空洞光芒。

拜伦关上荧幕，然后趴下来，拱起双肩，试图再将脑袋埋进枕头里。他生气了，首先，谁也无权三更半夜对他大吼大叫。他瞥了一眼床头板上微亮的数字，现在是三点十五分。将近四小时后，室内的光线才会重新亮起。

此外，他不喜欢在完全黑暗的房间醒来。就算在地球上待了四年，他仍无法适应这里的传统建筑——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，低矮、厚实、没有任何窗户。这是一种上千年的传统，可回溯到力场防护罩尚未发明、原始核弹依然无坚不摧的日子。

不过那已经是过去时。核战曾对地球造成莫大的危害，使大部分地区充满无法清除的放射性，变得毫无利用价值。如今情况坏到不能再坏，但建筑物依旧反映出古老的恐惧。因此当拜伦醒来时，四周是一片绝对的黑暗。

拜伦再度用手肘撑起身子。好像有什么不对劲，于是他顿了一下。他察觉的并非寝室中带有致命威胁的呢喃，而是某种或许更不容易引起注意，而且显然安全无数倍的东西。

他发现空气不再缓缓流动。平时空气总会不断更新，那简直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他试着轻松地吞咽口水，结果做不到。即使情况已经明确了，室内的气氛仍有种压迫感。通风系统早已停止运作，现在他真不高兴了，他甚至不能用影像电话报告这件事。

为了确定起见，他又试了一次。乳白色的方形光芒再次闪现，在床上映出一团朦胧的珍珠色光辉。它仍能接收，却已无法发送讯号。好吧，没关系，反正天亮前，根本不可能找人来修理。

他打了个呵欠，开始摸索他的拖鞋，又用掌根揉了揉眼睛。通风设备失灵，啊？这就能解释那种怪味道。他皱起眉头，使劲嗅了两三下。没有用，还是那种熟悉的味道，可是他无法找到来源。

他起身向浴室走去，自然而然伸手摸向电灯开关，虽然他只是要倒杯水，不一定真需要灯光。开关按下后，室内却黑暗依旧，他又气呼呼地试了几次。每样东西都坏了吗？他耸了耸肩，在黑暗中将水一饮而尽，立刻感觉舒服许多。走回寝室的时候，他又打了个呵欠，然后他试了试寝室的总开关，发现所有的电灯都不亮了。

拜伦坐在床沿，将一双大手放在肌肉结实的大腿上，开始思索这一切。通常，这种事值得跟管理人员好好理论一番。没人期望在大学宿舍受到酒店般的待遇，可是，太空啊，学生至少能要求一些最基本的效率。不过，现在这点也不怎么重要，毕业典礼在即，他的学业已经结束。三天后，他就要对这间宿舍说最后一声再见，同时，也要向地球大学与地球告别。

话说回来，他也许还是该报告一声，照实报告即可；他可以出去使用大楼的电话。他们可能会送来一盏自备电源的电灯，甚至可能临时装设一台电扇，让他可以安稳睡上一觉，不至于因心理作用产生窒息感。假如没人理睬，让他们都飘到太空去！反正只剩两个晚上了。

借着失灵的影像电话发出的光芒，他找到一条短裤，又套上一件短上衣。他认为这样穿就够了，并没有换掉拖鞋。这栋混凝土建筑有着厚实、几乎隔音的隔间，即使他穿上钉鞋在走廊用力踏步，也不会惊醒任何人，他并不觉得有换鞋子的必要。

他向门口大步走去，拉下了门杆，这个动作倒很顺利。他马上听到“咔嗒”一声，代表门锁已被开启。但实际上却不然，虽然他使尽力气，连二头肌都鼓了起来，大门仍旧丝毫不动。

他后退了几步。真是活见鬼，难道整栋大楼都停电了？不可能吧，电子钟仍在走，影像电话也还能正常收讯。

慢着！有可能是那些家伙——那些该下地狱的东西。这种事不时发生，当然是一种幼稚的行为，但他自己也参加过这种愚蠢的恶作剧。比方说，他的兄弟之一若要在白天溜进来，将这一切布置妥当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可是不对啊，当他准备就寝时，通风系统与电灯都还正常。

好吧，那就是晚上溜进来的。这栋大楼是一座古老、过时的建筑，要使电灯与通风系统的电路失灵，不一定需要机械天才方能做到，而将大门堵死同样不难。现在他们一定都在等待天明，看看冤大头拜伦发现

出不了门时，究竟会有什么好戏。他们也许到中午才会放他出来，再好好嘲笑他一番。

“哈，哈。”拜伦绷着脸，默默自言自语。若是这样，那就没什么关系。不过他总得做点什么，好将局势多少扭转些。

他转过身来，脚趾踢到一样东西，它在地板上滑开，发出金属般的声音。借着影像电话昏暗的光芒，他勉强能看见那东西的掠影。于是他把手伸进床下，一面拍着地板，一面大幅度左右摸索。摸到后，他将那东西凑到荧幕光芒附近。（他们还不够聪明，应该让影像电话完全停摆，而非仅仅拉断送讯电路。）

他发现手上抓的是个小圆柱体，半球形的顶端有个小孔。他将小孔凑近鼻端，仔细闻了一下，至少室内的怪味真相大白了，那是催眠瓦斯的气味。当然，那些家伙在破坏电路时，得借着它令他自己昏睡不醒。

现在，拜伦已能将经过一步步描绘出来。用铁棍撬开大门是件简单的事，而且是整个过程中唯一危险的步骤，因为他可能在那时惊醒。也许为了这场恶作剧，他们白天就对大门动过手脚，因此门看起来好像关上了，实际上根本没有，而他昨晚也未曾检查。总之，一旦打开门，他们就能丢进一罐催眠瓦斯，再将大门关上。罐中的麻醉剂会慢慢渗出，只要达到万分之一的浓度，就能让他昏迷不醒。这时他们可再进来，当然是蒙着口鼻。太空啊！一块湿手帕就能阻挡催眠瓦斯十五分钟之久，这点时间绰绰有余了。

这也解释了通风系统为何故障。为预防催眠瓦斯弥散太快，他们必须让空气循环中止。事实上，这件事得优先处理。影像电话失灵使他无法求救；大门堵住使他无法逃走；切断电灯则有助于引起恐慌。好家伙！

拜伦哼了一声。对这种事不能太敏感，否则根本交不到朋友。玩笑总归是玩笑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现在，他很想把门打坏，让这个恶作剧半途夭折。想到这里，他上半身结实的肌肉开始绷紧。可是蛮力绝对无济于事，这种门是为了防御核弹攻击设计的。该死的传统！

但总该有办法出去，他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。首先，他需要一个光源，一个真正的光源，不是影像电话那种既不理想又无法移动的光芒。这不成问题，衣柜里面有个自备电源的手电筒。

当他摸到柜门控制钮的时候，一时之间，他甚至怀疑衣柜是否也被

堵死了。不过柜门轻易就打开来，平稳地滑进壁槽。拜伦对自己点了点头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他们没有特殊理由堵死衣柜，而且根本没那么多时间。

他抓起手电筒，正准备转身，他的整个理论却在瞬间完全垮台。他吓得全身僵硬，腹部因紧张而肌肉突起，然后他屏住气息，开始用心倾听。

这是他醒来后首次听到寝室里的“呢喃”。那是一阵微弱且断断续续的“笑谈”，他立刻认出这声音代表了什么。

他不可能听不出来，那正是“地球死亡之音”，是一千年前所发明的一种声音。

说得明白些，那是放射计数器发出的声音。每当一个带电粒子或硬伽马波射入计数器，就会令它产生一次响应，电子的大量跃动便汇聚成低声的呢喃。它是计数器发出的声音，为它唯一能倒数的事——死亡——倒数！

拜伦缓缓地，蹑手蹑脚地向后退。退了六英尺后，他才让白色光束射进衣柜深处。计数器果然在那里，在远处一个角落，但它无法提供更多的讯息。

他还是大一新鲜人的时候，那个计数器就躺在那里了。大多数从“外世界”来的新鲜人，在他们来到地球的第一周，便会买一个这样的计数器。因为刚刚抵达地球时，他们都对地球的放射性非常敏感，感到需要采取一些保护措施。通常在第二年，他们就会将计数器卖给新生，但拜伦一直没那样做。如今，他万分感谢自己的决定。

他转身走向书桌，睡觉的时候，他都将腕表摆在那里，而它仍在原处。当他拿起腕表，凑近手电筒光束之际，他的手已在微微发抖。这种表的表带以柔韧的塑料编成，呈现近乎液状的洁白，而它现在颜色未曾改变。拜伦将它拿远一点，试着从不同角度观察，结果发现它纯白如昔。

这种表带也是新生必购之物。硬辐射会使它变成蓝色，而蓝色在地球上代表死亡。假如你迷了路，甚至只是不小心，大白天都很容易走到一块放射性土壤上。城外数英里就开始有这种区域，政府尽可能将那些地带隔离起来。当然没人会故意走向那种死域，不过表带总是一种保险设备。

假使表带变成淡蓝色，你就得上医院接受治疗，绝没有讨价还价的

余地。表带的原料对放射性敏感的程度与你一样，而利用适当的光电装置，便能测量蓝色的强度，借此即可迅速确定伤害的严重程度。

紫蓝色则代表完蛋了。正如同这种颜色变不回来，你同样已经回天乏术，不会再有任何疗法、任何机会、任何希望。你所能做的，就是随便找个地方等上一天到一周；而医院能做的，就只有准备将你火化了。

但至少他的表带还是白的，拜伦心中的鼓噪总算平静了些。

所以说，现在还没有多少放射性。这会不会是玩笑的另一部分？拜伦思索了一番，最后判断没这个可能。没有任何人会对他人开这种玩笑，至少在地球上不会，因为根据地球的法律，非法使用放射性物质是一项死罪。在地球上，对放射性的处理非常谨慎，他们必须如此。因此，假如没有天大的特殊理由，不会有人做出这种事情。

他勇敢地面对问题，将整件事仔细地、清楚地默想一遍。比如说，是什么天大的特殊理由，使某人想要谋杀自己。可是为什么呢？根本没有动机。他今年二十三岁，这二十三年来，他从未树立什么死敌。没有“这么”大不了，严重到非置他于死地不可。

他紧抓着剪得短短的头发。这是一种荒谬的思路，可是他无法摆脱。他又小心翼翼地走回衣柜，那里必定有什么放射性物质，而四小时前还不在那里。结果，他几乎立即发现答案。

那是个小盒子，长、宽、高都不超过六英寸。拜伦认出它是什么东西，下唇不禁微微打颤。他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，可是很早以前就听说过。他提起那个计数器，将它拿到寝室中，那种低声的呢喃便减弱许多，几乎接近终止。当他将计数器上的薄层云母隔板对准那盒子时，声音又重新出现，放射线就是从隔板射入计数器的。现在他心中再无疑问，那正是一颗“放射线弹”。

目前的放射线本身不会致命，它们只能算引信。在那盒子的某个角落，装置了一个微型原子反应堆。寿命短暂的人造同位素放出的粒子会穿透它，将它慢慢加热。在达到热度与粒子密度的阈值后，反应堆就会启动。虽然反应的高热会将盒子熔成一团金属，通常并不会发生爆炸，但会爆发出巨量的致命放射线，使附近所有的生物无法幸免。它的有效半径视其大小而定，从六英尺到六英里不等。

没有任何办法看得出它何时会达到阈值，或许几小时后，也或许就在

下一刻。拜伦仍无助地站在原地，发汗的双手紧握着手电筒。半小时前，影像电话将他叫醒，当时他还心平气和，现在却知道自己死期已近。

拜伦可不想死，但他被禁闭在自己房间内，根本就一筹莫展，也找不到任何可供躲藏的地方。

他知道这间宿舍的地理位置。它位于走廊的尽头，所以仅有一侧紧邻另一间宿舍。当然，楼上楼下也都有人住。他对楼上的宿舍毫无办法，同楼隔壁的宿舍紧贴他的浴室，也是以浴室与他的浴室相连，他不信自己的呼救能传得出去。

只剩楼下那间宿舍了。

房间中有几把折椅，是招待访客用的，他举起了其中一把。当折椅撞向地板时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，但声音实在不怎么大。于是他改用椅子的侧面敲击地板，发出的声音才变得较刺耳有力。

每敲一下，他都会稍微等一阵子，寻思这样做能不能吵醒楼下的人，能不能对他构成足够的骚扰，使他不得不向舍监告状。

突然间，他听到一阵微弱的嘈杂声，于是停止了动作，那把破椅子还举在头顶上。嘈杂声又传了来，像是微弱的叫喊，是从大门方向传来的。

他丢开折椅，也开始大喊大叫，再将耳朵紧贴门缝。可是大门与墙壁接得严丝合缝，即使门缝处声音一样模糊不清。

但他听得出来，有人正在叫自己的名字。

“法瑞尔！法瑞尔！”这样叫了几次后，对方又说了些别的，也许是“你在里面吗？”或者“你还好吗？”之类的话。

他吼道：“把门打开。”这样连吼了三四次。他急得满身大汗，因为即使是这一刻，放射线弹也随时有可能爆发。

他认为外面的人听到他了。至少，又有含糊的叫声传进来：“小心，……，……，手铳。”他知道他们的意思。他赶紧离开门边，向后退去。

接着便响起几下尖锐的爆裂声，他确实能感到室内的空气也在振动。然后是扯裂什么东西的巨响，大门应声向内倒下，走廊中的光线立刻洒进来。

拜伦伸开双臂冲到外面去。“别进去！”他吼道，“看在地球的份上，别进去，里面有颗放射线弹。”

他面前出现了两个人，其中之一是钟狄，另一位则是厄斯贝克。后者是他们的舍监，他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。

“一颗放射线弹？”他结结巴巴地问。

钟狄却说：“有多大？”即使三更半夜，钟狄的服饰与装扮还是讲究得过分，而他手中仍握着手铳，因此看起来很不相称。

拜伦只能用双手比一比。

“好的。”钟狄应了一声。当他转身面对舍监时，似乎显得相当冷静。“你最好将住在这区的学生全部疏散，如果校园内找不到防护铅板，赶快把它们搬到这里来，在走廊上一字排开。如果我是你，清晨之前我不会让任何人进来。”

他又转身面对拜伦：“有效半径也许有十二到十八英尺，它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拜伦用手背擦了擦额头，“要是你不介意，我得找个地方坐一下。”他向手腕瞥了一眼，才发觉腕表仍留在室内。他突然有一种疯狂的冲动，想要冲进去将腕表抢救出来。

疏散行动开始了，学生们被迅速驱离宿舍。

“跟我来吧，”钟狄说，“我也认为你最好坐一会儿。”

拜伦说：“什么风把你吹到我的门口？并非我不感激你，这点你该了解。”

“我打电话给你，结果没人接听，我又非见你不可。”

“见我？”他试图控制着不均匀的呼吸，每个字都说得很仔细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警告你，你的性命受到威胁。”

拜伦勉强笑了笑。“我也发现了。”

“这只是个序幕，他们还会继续尝试。”

“‘他们’是谁？”

“别在这儿说，法瑞尔。”钟狄道，“我们需要私下谈谈这件事。你是个特定目标，而我现在这么做，或许已经让自己也身陷险境。”



第二章

天罗地网

学生交谊厅空空荡荡，而且伸手不见五指。清晨四点半的时候，几乎不可能有别的状况。但钟狄打开门后仍迟疑了一下，想要听听里面究竟有没有人。

“别开灯，”他轻声说，“我们谈话时不需要灯光。”

“今天晚上我受够了黑暗。”拜伦喃喃道。

“那我们留一道门缝吧。”

拜伦没力气与他争辩。他瘫在最近的一张椅子上，看着长方形光芒被渐渐掩起的大门压成一条细线。如今危险已经过去，他反倒开始感到心悸。

钟狄将门固定好，又把他的短指挥棒放在那道光线映在地板的位置。“注意看着，要是有人经过，或者大门被打开，它都能警告我们。”

拜伦说：“拜托，我没心情玩什么花招。如果你不介意，就请赶快把你想要告诉我的事告诉我吧。你刚才救了我一命，这点我明白，明天我会好好谢你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小喝几杯，然后大睡一觉。”

“我想象得到你的感受，”钟狄说，“可是现在你只能算暂时躲过一睡不醒的厄运，但我希望你能永远躲过。你可知道我认识令尊？”

这个问题来得很突兀，拜伦扬起眉毛，但这个动作在黑暗中等于白

做。他说：“他从没说过认识你。”

“如果他那么说，我才会惊讶呢。我和他相交，用的并非我在此地用的名字。顺便问一句，你最近有没有令尊的消息？”

“你为什么要问？”

“因为他现在有很大的危险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借着昏暗的光线，钟狄摸到对方的手臂并紧紧抓住。“拜托！保持你原来的音量。”直到这时，拜伦才发觉他们一直在悄声交谈。

钟狄继续说：“让我说得更具体点。令尊已遭到扣留，你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吗？”

“不，我当然不了解。是谁扣留了他？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为什么要来骚扰我？”拜伦两侧的太阳穴起伏不已。刚才的催眠瓦斯与九死一生的经历，使他无法敷衍面前这位冷面的纨绔子弟。这人与拜伦坐得那么近，以致他的耳语跟喊叫声一样清晰。

“不用说，”他又悄声道，“你对令尊的工作应该略知一二吧？”

“假如你真认识家父，应该知道他是维迪莫斯牧主，那就是他的工作。”

钟狄说：“好吧，虽说我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搭救你，你并没有理由该信任我。你能告诉我的一切，我都已经一清二楚。譬如说，我知道令尊一直在暗中策划，准备反抗那些太暴人。”

“我郑重否认。”拜伦紧张地说，“即使你今晚救了我一命，你还是无权对家父做这种指控。”

“你的辩解实在拙劣之至，年轻人，而且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难道你还看不出来，这种情况不是言语能搪塞的？让我直说吧，令尊已遭太暴人扣留，现在或许已经遇害了。”

“我不相信你的话。”拜伦准备要站起来。

“我的确有办法知道。”

“让我们到此为止，钟狄。我没心情玩推理游戏，我也厌恶你的企图……”

“嗯，什么企图？”钟狄的声音不再那么优雅，“我对你说这些，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好处？请允许我提醒你，我获得的情报，这个你不愿

接受的情报，使我明白可能有人将试图谋害你。想想刚才发生什么事，法瑞尔。”

拜伦道：“再说一遍，别拐弯抹角，我愿意听。”

“很好。我猜，法瑞尔，你知道我是来自星云众王国的同胞，虽然我一直冒充织女星人。”

“根据你的口音，我判断有这个可能，这点似乎并不重要。”

“这点很重要，朋友。我所以来到此地，是因为我和令尊一样不喜欢太暴人。过去五十年来，他们一直在压迫我们这些人，五十年可不算短啊。”

“我可不是政客。”

钟狄的声音好像透出一丝怒意，他说：“哦，我可不是他们的间谍，不是故意来找你麻烦的。一年前他们将我逮捕，就像现在逮捕令尊一样。但我设法逃脱他们的掌握，来到了地球，在我做好返乡准备前，我认为待在这里还算安全。有关我自己的事，我需要对你说的都说完了。”

“这些已经比我想知道的还要多了，先生。”拜伦无法在声音中透出不友善的情绪，钟狄过分中规中矩的礼貌态度，已经对他造成影响。

“我知道这点，但我至少得告诉你那么多，因为正是这个缘故，我才有机会和令尊结识。他和我一起工作，或者说应该，我和他一起工作。而他与我相处时，用的不是天雾行星最有权势的贵族那种官方身份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”

拜伦点了点头，在黑暗中这根本是无意义的动作。然后他说：“了解。”

“我们没有必要扯那么远。即使在地球上，我的情报来源也一直没断。所以我知道他给关了起来，此事千真万确。即使它只是我的猜疑，你刚刚险遭暗算也成了充分的证据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如果太暴人抓到了老子，他们还会让儿子逍遥法外吗？”

“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，我房里的放射线弹是太暴人放置的？这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难道你不明白他们的处境吗？太暴人统治着五十

个世界，他们与被统治者的人数比例悬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仅仅依靠武力是不够的。迂回间接的手段，例如阴谋、暗杀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他们在太空中织成的罗网又密又广，我确信这张网横跨了五百光年，一直延伸到地球来。”

拜伦尚未从刚才的噩梦中完全清醒。远处模糊地传来搬动铅板发出的声音，而在他自己的房间中，那个计数器一定还在继续呢喃。

他说：“这说不通。本周我就要回天雾星去，他们应该知道的，又何必在这里杀害我呢？如果他们再等几天，我就会自投罗网。”找到这个漏洞令他大大松一口气，他多么希望自己的逻辑正确。

钟狄凑近些，他呼出的浓烈气息吹动了拜伦的头发。“令尊很有人望，他的死——一旦遭到太暴人监禁，就很可能被处决，你必须心理准备——即使是被太暴人驯服得丝毫没有勇气的亡国奴，听到他的死讯也会愤慨不已。你继任维迪莫斯牧主后，就可以聚集这股怒火。若是将你一并处决，会使人民变得加倍危险，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制造烈士。但是，如果你在某个远方世界意外身亡，那对他们而言就方便多了。”

“我不相信你。”这句话已成为拜伦唯一的挡箭牌。

钟狄站起来，调整了一下他那双薄手套。然后他说：“你太卖力演出了，法瑞尔。如果你装成并非完全不知情，你扮演的角色或许还更可信。令尊想必是为了保护你，而避免让你知晓实情，但我不信他的信仰完全没有影响你。他对太暴人的仇恨自然而然反映在你身上，使你不由自主想要挺身反抗他们。”

拜伦只是耸了耸肩。

钟狄又说：“他甚至会想到开始利用刚成年的你。你待在地球顺理成章，看起来不像一面求学，一面还在进行一项特定任务。不过，也许就是因为你并未达成任务，太暴人才准备杀害你。”

“这是愚蠢的危言耸听。”

“是吗？姑且算是吧。假使现在真理无法说服你，稍后的事实也会令你信服。不久将有另一个暗杀你的行动，而且这次会成功。从现在起，法瑞尔，你等于是个死人了。”

拜伦抬起头来：“慢着！这件事和你个人究竟有什么利害关系？”

“我是个爱国者，我希望看到众王国重获自由，都能拥有自己选择

的政府。”

“不，我是说你个人的利害关系。我不能光是接受理想主义，因为我不相信你有。这样说要是冒犯了你，那我实在很抱歉。”拜伦一字一字地坚决说道。

钟狄再度坐下，他说：“我的土地全部遭到没收。在我流亡前，被迫接受那些侏儒的命令就让我很不舒服。离开自己的土地后，我开始渴望重建一个太暴人来临前的时代，让我能做个像我祖父那样的人，这种念头过去从未如此强烈。我想要发动一场革命，这个实际的理由够不够充分？令尊本来可以担任这场革命的领导者，你辜负了他！”

“我？我才二十三岁，对这些都一窍不通。你可以找到更适当的人选。”

“我肯定可以，可是除了你，别人都不是令尊的儿子。假使令尊遭到杀害，你就是新任的维迪莫斯牧主。只要你拥有这个身份，即使你才十二岁，而且还是个白痴，对我一样是无价之宝。我需要你的原因，和太暴人必须除掉你的原因完全相同。若是我的动机无法令你信服，他们的动机必定可以。你的房里有颗放射线弹，它唯一的目的是取你性命。还有谁会想杀害你？”

钟狄耐心地等了一会儿，便听到对方悄声的回答。

“没有什么人，”拜伦说，“据我所知，没有人会想要杀我。那么有关家父的事竟是真的！”

“那是真的，将它视为战祸的一环吧。”

“你认为我这样想就会好过一点？也许有一天，他们会为他树一块纪念碑？还是具有辐射铭文的，你在一万英里外的太空都能看见？”他的声音渐渐变得有点刺耳，“这样就能使我高兴吗？”

钟狄等着听下面的话，拜伦却没再开口了。

于是钟狄说：“你准备怎么做？”

“我要回家去。”

“所以说，你仍不了解自己的处境。”

“我说了，我要回家去。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？如果他还健在，我要把他救出来。万一他遇害了，我要……我要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这位老大哥的声音变得冷酷而烦躁，“你像个孩子一样